《里耶秦簡（貳）》醫方校讀

周波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里耶古城遺址一號井第九層除出土大量的秦代文書類簡牘外，也包含有部分醫方簡牘。根據學者及我們的考察，這些醫方見於如下簡牘：簡9-244、簡9-1569、簡9-1590、簡9-1630、簡9-1633、簡9-1954、簡9-2097、簡9-2296。這其中除簡9-1569上可拼綴里耶秦簡（壹）簡8-1620，較為完整外，[[1]](#endnote-1)其餘醫方簡牘皆殘折。

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《<里耶秦簡（貳）>綴合補(二)》、《<里耶秦簡（貳）>校讀（一）》兩文對幾枚醫方簡牘文字進行過校讀，[[2]](#endnote-2)有不少好的意見。我們在研讀上述醫方簡牘的過程中，陸續也有一些看法，提出來供方家批評指正。

一

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244原釋文：

〼涓癉＝者□執㱃少□□□有膏□□〼

原釋文所謂“涓癉＝者”實不辭，顯然是有問題的。細審原圖版，首字形作。里耶秦簡（壹）簡8-453“銷”字作 。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1569“消”字作。比較可知，前一字右部上方乃“小”，殘去右部一筆，下从“肉”，應是“肖”而非“肙”。故首字當改釋為“消”。其後一字，原釋文作“癉”，且認為“癉”下有重文號，可從。從原圖版來看，“消”字右下也有點畫痕跡。因此原釋文“〼涓癉＝者”當改為“〼消＝癉＝者”。

“〼消＝癉＝者”可讀為“〼消＝癉＝（消癉，消癉）者”或“〼消＝癉＝（消癉：消癉）者”，從辭例來看，後者更有可能。馬王堆帛書《五十二病方》45行：“嬰兒索＝痙＝（索痙：索痙）者，如產時居濕地久，其（肎）直而口釦（噤），筋（攣）難以倍〈信（伸）〉。取封殖土冶之，……”51-52行：“”嬰＝兒＝瘛＝（嬰兒瘛：嬰兒瘛）者，目（繲）然，脅痛，息癭＝（嚶嚶）然，𡱁（矢）不○化而青。取屋榮（蔡），薪燔之而炙匕焉。爲湮汲三渾，盛以棓（杯）。……”又成都老官山漢墓醫書《六十病方》：“五十二. 治傷＝中＝（傷中：傷中）者，其溲終日清之，其下如靡米狀。治取羊肝、腸、胃謹（洗），細刌之，以醇酒二斗煮孰（熟），捘（浚）去其肉，……”[[3]](#endnote-3)里耶秦簡（壹）醫方簡8-1718：“〼治心腹痛（心腹痛：心腹痛）者”。以馬王堆帛書《五十二病方》、老官山漢墓醫書《六十病方》、里耶秦簡（壹）醫方簡8-1718相參，可知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244上端“消癉”很可能即“病名”。故上端“〼消＝癉＝者”當讀為“〼消＝癉＝（消癉：消癉）者”或“〼【治】消＝癉＝（消癉：消癉）者”。簡9-244上下端皆殘損，從上引病方文例來看，除病名前可能有“治”外，簡9-244上端所殘有限，原本或僅有病方的序號、標識符號“·”。里耶秦簡（壹）醫方簡8-1718上端“治”前所殘內容與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244上端類同。

“消癉”作為病名，多見於古書。《史記·扁鵲倉公列傳》：“齊章武里曹山跗病，臣意診其脈，曰：‘肺消癉也，加以寒熱。’”《靈樞·五變》：“黃帝曰：‘人之善病消癉者，何以候之？’少俞答曰：‘五臟皆柔弱者，善病消癉。’黃帝曰：‘何以知五臟之柔弱也？’少俞答曰：‘夫柔弱者，必有剛強，剛強多怒，柔者易傷也。’黃帝曰：‘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？’少俞答曰：‘此人薄皮膚，而目堅固以深者，長沖直腸，其心剛，剛則多怒，怒則氣上逆，胸中蓄積，血氣逆留，髖皮充肌，血脈不行，轉而為熱，熱則消肌膚，故為消癉。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。’”《靈樞·師傳》：“黃帝曰：‘便病人奈何？’岐伯曰：‘夫中熱消癉，則便寒；寒中之屬，則便熱。胃中熱則消穀，令人懸心善饑。……’”以上皆為熱中之病名。“消癉”亦指“消渴”。《靈樞·邪氣藏府病形》：“小甚為多飲；微小為消癉。”《素問·通評虛實論》：“凡治消癉、僕擊、偏枯、痿厥、氣滿發逆，肥貴人，則高（膏）梁之疾也。”王冰注：“消，謂内消；癉，謂伏熱……故熱氣内薄，發爲消渴。”《醫方類聚》卷一百二十四《消渴門一》：“故《素問》有消癉、消中、消渴、風消、鬲消、肺消之說。消之徵不同，歸之火則一也。故消癉者，眾消之總名；消中者，善饑之通稱；消渴者，善飲之同謂。”老官山漢墓醫書《六十病方》中即有“治消渴”、“治消止溺”醫方。[[4]](#endnote-4)從現有材料來看，里耶秦簡（貳）醫方簡9-244是我國“消癉”病最早的記錄，其意義頗為重要。

“者”後两字原圖版分别作、。其中上一字上从“日”形。後一字與里耶秦簡（壹）簡8-173“起”字作寫法接近。聯繫字形寫法及簡文文意來看，我們認為此二字當即“旦起”。“旦起”見於馬王堆醫書。《天下至道談》簡22：“治八益：旦起＝（起起）坐，直脊，開尻，翕州，印〈抑〉下之，曰治氣。”“旦起”傳世古書亦很常見。“少□”，或即“少半”，指三分之一。此為藥之劑量。“旦起㱃（飲）少【半】……”，可參《六十病方》“治消渴”方：“治消渴：……其一曰：長石一，……冶合和，以小𦺨（橡）皂取藥直（置）水華一升中酓（飲）之，有間酓（飲）。”[[5]](#endnote-5)又“治消止溺”方：“治消止溺：取栝婁六分，……皆冶合和，以方寸簡取藥直（置）酒中，……其一曰：消渴弱（溺）多不止，……合和，以方寸簡匕取藥直（置）溫酒中酓（飲）之。”[[6]](#endnote-6)

二

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1590原釋文：

〼□□〼┗藥□更暴如此□可廿日Ⅰ

〼□□Ⅱ

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《<里耶秦簡（貳）>校讀（一）》一文將原釋文改釋為“〼□□藥□更爲如此，爲可廿日Ⅰ〼□□Ⅱ”，並且指出，此簡牘“疑與醫藥有關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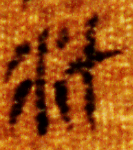
按從此簡牘內容來看，應為醫方無疑。校釋小組將“更”後一字改釋為“為”，可從。“藥”後一字，原皆未釋，我們認為從字形及辭例來看，此字可釋為“盡”。此字圖版作，僅餘上部筆畫。里耶秦簡（貳）醫方簡9-2097“盡”字作，其上部筆畫即與前一字相合。馬王堆帛書《五十二病方》186-188行：“一，𤸆〈𤵸〉，弱（溺）不利，脬盈者方：……浚取其汁，以𧖅（蜜）和，令毚（纔）甘，寒溫適，【□】㱃（飲）之。藥盡，更爲，病巳（已）而止。·令。”其云“藥盡，更爲”，與里耶秦簡（貳）9-1590相合。故里耶秦簡（貳）9-1590“藥”後一字釋為“盡”當無問題。

“此”後一字，原釋文未釋，校釋小組將之釋為“為”。此字圖版作，與“為”字寫法不類，且將此字釋為“為”，文句不通，顯然是有問題的。按此簡上文“藥”字圖版作，其筆畫結構與上字如出一轍，可知前一字也應釋為“藥”。

“盡”、“藥”二字即釋出，則里耶秦簡（貳）9-1590首行釋文當斷讀作“〼□□┗藥盡，更爲如此藥，可廿（二十）日”。“藥盡，更爲如此藥”指藥用完後，繼續按上法制藥。《五十二病方》云“藥盡，更爲”，其後省略了“如此藥”一類的話，辭例雖有別，意思則是相同的。

馬王堆帛書《五十二病方》404-405行：“巳（已）去藥，即以彘【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】□【□】疕瘳而止。【□】三日而肉產，可八九日而傷＝平＝（傷平，傷平）【□□□□□□，可】十餘日而瘳如故。”《五十二病方》“可八九日”、“【可】十餘日”可與里耶秦簡（貳）9-1590“可廿（二十）日”相參看，也可證“可”當與下文“廿（二十）日”連讀。《五十二病方》的“可八九日而傷平”，馬繼興先生《马王堆古医书考释》“語釋”謂：“約八九日傷口就可以平復。”[[7]](#endnote-7)應可信。“可”，約也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：“御可數百步，以馬爲不進，盡釋車而走。”《漢書·天文志》：“五星殘，其狀類辰，去地可六丈。”又《漢書·王章傳》：“章小女，年可十二。”上述諸例中的“可”皆訓為約。

“可廿日”後應有“必已”、“病已”、“病愈”、“知”一類的話。馬王堆帛書《五十二病方》251行:“恆服藥廿（二十）日，雖久病必巳（已）。”又里耶簡8-1290：“恆波<服>藥廿（二十）日，雖久病必巳（已）。”[[8]](#endnote-8)又馬王堆帛書《五十二病方》122行：“雖俞（愈）而毋去其藥＝（藥，藥）○自【□】盡而自□殹，施（㾷）即巳（已）□。”176-177行：“壹㱃（飲），病俞（愈）。日壹【飲】，三日，病＝巳＝（病已。病已），類石如沙從前出。”《武威漢代醫簡》簡30：“六十日知，百日已。”皆可以參看。

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1590第二行兩字圖版分別作、。上一字下从“皿”，其結構寫法與醫方簡9-2097“盡”字作接近。其下一字與《五十二病方》4行“汁”作寫法相合，當釋為“汁”。馬王堆醫書有“盡汁”。《養生方》127-129行：“即取刑馬膂肉十□，善脯之，令薄如手三指，即漬之醯中，反覆（復）挑之，即屚（漏）之；巳（已）屚（漏），□而（煬）之，□□【□】□（沸），有（又）復漬（煬）如前，盡汁而巳（已）。”《房內記》11行：“·內加：取榖[[9]](#endnote-9)汁一斗，漬善白布二尺中，陰乾，[[10]](#endnote-10)盡汁，善臧（藏）。即用＝（用，用）布揾中身，舉，去之。”《靈樞·壽夭剛柔》有“乾復漬，以盡其汁”，亦可參看。“盡汁”指吸盡藥汁。據上引字形及辭例，簡9-1590第二行兩字應可釋為“盡汁”，其義與上引馬王堆帛書相同。

三

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1633原釋文：

〼□藥必先之日一＝傳＝藥＝六十Ⅰ

〼嘗Ⅱ

按第一行所謂“傳”字圖版作。馬王堆帛書《五十二病方》10行“傅”字作，寫法與前者相合。從圖版來看，前一字上部明顯从“父”形，故此字當改釋為“傅”。“傅之”、“傅藥”多見於《五十二病方》。如《五十二病方》130-131行：“一，白＝㾷＝（白㾷：白㾷）者，白毋（無）奏（腠），取丹沙與鱣魚血，若以雞血，皆可。雞涅居二【□】者（煮）之，□以蚤（爪）挈（契）虒（㾷）令赤，以傅之。二日，（洗），以新布孰（熟）暨（摡）之，【復】傅，如此數，丗（三十）日而止。·令。”又《五十二病方》298-299行：“一，爛＝疽＝（爛疽：爛疽）者，□起而□痛【□】□□骨【□】冶，以（彘）膏未湔（煎）者炙銷（消）以和□傅之。日三【傅】＝樂＝（傅藥，傅藥）前（洗）以溫水。服藥丗（三十）日，疽巳（已）。嘗試。·令。”這裡的“傅”同“敷”，指外敷。

“傳”即改釋為“傅”，可知第一行起首原缺釋之字也應釋為“傅”。此字圖版作，僅餘下端筆畫，下方殘形與上舉“傅”下部筆畫正合。且此字左下方仍保留有殘筆，比較可知應即“傅”所从“人”旁之殘。前舉《五十二病方》298-299有“日三【傅】＝樂＝（傅藥，傅藥）前（洗）以溫水”，比較字形、辭例可知，里耶秦簡（貳）“□藥必先之”前一字必為“傅”無疑。

原整理者認為第一行“六十”後再無文字。不過“十”後圖版作，當即“日”字殘痕。

根據上文補釋、改釋意見，我們認為原釋文第一行“□藥必先之日一＝傳＝藥＝六十”當斷讀為“傅藥必先（洗）之，日一＝傅＝藥＝（洗、傅藥，洗、傅藥）六十日”。上舉《五十二病方》298-299行有“日三【傅】＝樂＝（傅藥，傅藥）前（洗）以溫水。服藥丗（三十）日，疽巳（已）。嘗試”，恰可與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1633此處文字相參看。“”讀為“洗”從劉釗先生說。[[11]](#endnote-11)“（洗）”即洗滌、沖洗。據“日三【傅】＝樂＝（傅藥，傅藥）前（洗）以溫水”，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1633 “傅藥必先（洗）之”指用藥外敷傷口之前，必須先用溫水清洗患處。“日一洗、傅藥”指每天一次清洗患處、用藥外敷傷口。“洗、傅藥六十日”後也應有“必已”、“病已”、“病愈”、“知”一類的話。

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1633第二行“嘗”後一字原整理者釋為“”。認為此字左从“言”旁，可信。此字圖版作，與《五十二病方》65行“試”作相合，顯然應釋為“試”。“嘗試”二字多見於秦漢簡帛醫方之末尾。《五十二病方》21行“嘗試”下原注云：“嘗試，曾經試用。《論衡·須頌》：“今方技之書在竹帛，……若言‘已驗’、‘嘗試’，人爭刻寫，以為珍秘。”其說當是。

四

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2097原釋文：

·□析令如茇菅三韋東□尺積以水□〼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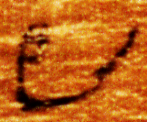
卒時没水盡孰□而以布繳□取□ 〼Ⅱ

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《<里耶秦簡（貳）>校讀（一）》將原釋文改釋為“·□析令如髮管三，韋束一，□尺，漬以水□□〼Ⅰ卒（淬）時没水盡，孰（熟）摶而以布繳之，取汁〼Ⅱ”。

校釋小組“髮管”、“束”、“漬”、“之”、“汁”之釋，皆可信。“析”前一字字跡磨泐，或為藥物名。“□析令如髮管三”指取剖析如髮管某物三份。

“束”後一字，原整理者缺釋，校釋小組以為兩字，且斷讀作“韋束一，□尺”。此處圖版作。龍崗秦簡簡1“兩”字作，關沮秦簡簡336“兩”字作，結構筆法與前一字最為接近。比較可知，前一字也應釋為“兩”。“兩”字之後，“尺”字之上，仍有一字。此字圖版作，應即“三”字殘文。

“兩”、“三”二字即釋出，可知此處釋文當斷讀作“韋束兩，三尺”。“韋”，或讀為“葦”，“韋（葦）束”指捆縛成束之葦草。“韋（葦）束兩”之“兩”與前“三”相對，當用為數詞，這裡指二束。《五十二病方》189行云：“一，𤵸，取景天長尺、大圍束一，……”以之相參，里耶秦簡（貳）9-2097 “韋束兩，三尺”當指葦束二束，長三尺。

“水”後一字圖版作。《五十二病方》26行“巳”字作，28行。前一字現存筆畫與“巳”接近，頗疑為“巳”。秦漢醫方“巳”多用為“已”。里耶秦簡（貳）此處可能也用為“已”，這裡的“巳（已）”可能是完成上述工序的意思。馬王堆帛書《養生方》6行：“節（即）巳（已），近內而㱃（飲）此漿一升。”可以參看。

據上文，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2097第一行原釋文當斷讀作“·□析令如髮管三，韋束兩，三尺，漬以水，巳（已）〼”。

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2097第二行“卒”，校釋小組讀為“淬”。注云：“卒，讀爲‘淬’。馬王堆漢帛書《五十二病方·伤痙》云：‘卒（淬）醇酒中’，周家臺秦簡323號簡云：‘卒（淬）之醇酒中’，可參看。”此說恐不可信。

馬王堆帛書《五十二病方》、《養生方》有“卒其時”。《養生方》88行：“【一曰】：【取】萩莢二，冶之，以水一參沃之，善挑，即漬巾中，卒其時而𢩭之，【□□□】乾，輒復漬。”《五十二病方》347行：“加（痂）：以少（小）嬰兒弱（溺）漬羖羊矢，卒其時，以傅之。”原整理者注云：“卒其時，即晬時，一晝夜。”其說可從。古書常見“晬時”、“周時”。

《齊民要術·煮膠》：“經宿晬時，勿令絶火。”《傷寒論》卷一《辨太陽病脈證並治》：“若病重者，一日一夜服，周時觀之，服一劑盡，病證猶在者，更作服。”《本草綱目·序例》：“凡合膏，先以苦酒漬，令淹浹，不用多汁，密覆勿泄。云晬時者。周時也。從今旦至明旦。亦有止壹宿。”又《集韻·隊韻》：“晬時者，周時也。”古醫書又有“晬其日”。《靈樞·壽夭剛柔》：“黃帝曰：‘藥熨奈何？’伯高答曰：‘用淳酒二十斤，蜀椒一斤，乾薑一斤，桂心一斤，凡四種，皆嚼咀，漬酒中，用綿絮一斤，細白布四丈，並內酒中，置酒馬矢熅中，封塗封，勿使泄。五日五夜，出綿絮曝乾之，乾復漬，以盡其汁。每漬必晬其日，乃出乾。乾，並用滓與綿絮，復布為復巾，長六七尺，為六七巾，則用之生桑炭炙巾，以熨寒痹所刺之處，令熱入至於病所，寒復炙巾以熨之，三十遍而止。汗出以巾拭身，亦三十遍而止。起步內中，無見風。每刺必熨，如此病已矣。’”此段文字可與上引《養生方》相參看。由此可知，“卒其時”即“晬時”、“周時”、“晬其日”，指一整天。

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2097第二行“孰”字，校釋小組注云：“讀爲‘熟’，表示程度深。” 可從。“孰”後一字，原整理者缺釋，校釋小組改釋為“摶”。其注云：“摶，原釋文未釋，指捏聚成團。《説文》：‘摶，團也。’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‘摶，著也。’王念孫《疏證》：‘摶者，聚之著也。’”其說恐不可信。

按“孰”後一字圖版作。此字左从“扌”，右部與“專”差異甚大，釋為“摶”是有問題的。我們認為此字即“捉”。《五十二病方》18行“捉”字作，前一字其寫法與前者相合，唯上一字所从“足”旁首筆向右稍傾斜。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2097第二行“孰捉”，又見馬王堆醫書。馬王堆帛書《房內記》41-42行：“字者巳（已），即以流水及井水清者，孰（熟）（洗）（澣）其包（胞），孰（熟）捉，令毋（無）汁，以故瓦甗毋（無）津者盛，善密蓋以瓦甌，令虫（蟲）勿能入，貍（埋）清地陽處久見日所。使嬰兒良心智，好色，少病。”“孰（熟）捉”指反復擠壓、擰按。[[12]](#endnote-12)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2097的“孰（熟）捉”也是此義。

據上文，里耶秦簡（貳）簡9-2097第二行原釋文當斷讀作“卒時没水盡，孰（熟）捉而以布繳之，取汁 〼”。“卒時没水盡”指經一整天後所浸之藥水吸收完。“繳”當讀為“絞”，擰也。“敫”、“交”常相通假，如“皎”或書作“皦”。《備急千金要方》卷二《婦人方》：“膏成，新布絞去滓，每日取如棗許，內酒中服之。”《醫方類聚》卷二百四十一《小兒門三》：“以醇苦酒五升漬之晬時，煮三沸，絞去滓，以綿一片，浸藥中，適寒溫以熨囟上，冷更溫之，復熨如前，朝暮各三四熨乃止，二十日可愈。”《齊民要術·八和齏》：“生薑，削去皮，細切以冷水和之，生布絞去苦汁。”均可以參看。據上引醫書，“以布繳（絞）之，取汁〼”即用布絞去渣滓而取其汁。

2018年5月23日初稿

2018年8月9日改定

附記：本文初稿曾以《<里耶秦簡（貳）>醫方校讀》為題刊載於“簡帛網”（2018年5月23日），此為其增訂本，擬刊於《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》論文集。

1.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：《<里耶秦簡（貳）>綴合補(二)》，簡帛網，2018年5月15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：《<里耶秦簡（貳）>校讀（一）》，簡帛網，2018年5月17日。下所引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意見皆出此文，不另注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參趙懷舟：《四川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題名簡研究》，“2016出土醫學文獻研究國際研討會”論文，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文獻研究所2016年。又本文引老官山漢墓醫書《六十病方》釋文多有改訂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參趙懷舟：《四川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題名簡研究》，“2016出土醫學文獻研究國際研討會”論文，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文獻研究所2016年；趙懷舟、和中浚、李繼明、任玉蘭、周興蘭、王一童：《老官山漢墓醫書《六十病方》係博采眾方而成》，“2016出土醫學文獻研究國際研討會”論文，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文獻研究所2016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趙懷舟：《四川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題名簡研究》，“2016出土醫學文獻研究國際研討會”論文，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文獻研究所2016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趙懷舟、和中浚、李繼明、任玉蘭、周興蘭、王一童：《老官山漢墓醫書《六十病方》係博采眾方而成》，“2016出土醫學文獻研究國際研討會”論文，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文獻研究所2016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馬繼興：《馬王堆古醫書考釋》第607頁，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，1992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“波”，《里耶秦簡〔壹〕》釋文作“汲”，《校釋》作“”。此從方勇說。參方勇：《讀<里耶秦簡（壹）>札記（一）》，簡帛網，2012年4月28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“榖”，原釋文作“穀”，此從李零說。參李零《中國方術考》（修訂本）第461頁，東方出版社，2000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“漬善白布二尺中，陰乾”，原釋文作“漬善白布二尺，□□烝（蒸）”。此處釋讀參周波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〔肆〕》整理札記(一)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30輯第444頁，中華書局，2014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劉釗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〈雜療方〉校釋札記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八輯第581頁，中華書局，2010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關於“捉”字訓釋可參劉釗、張傳官：《谈“一沐三捉发”的“捉”》，《復旦學報》2013年第6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